



中州文表

許魯齋
姚汝庵
石



中州名賢文表卷六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附錄

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制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

陳斥奸志靖於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
曆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
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
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玄高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
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上期有
知服茲無斃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主者施行
大德元年十月 日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
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

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純
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
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
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
雨和風來席下之摠衣滿戶外者列履達簡在帝心
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臯而
聲聞于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
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袞斥姦少不避
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曆本於筮日月而送迎繇理窮

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
考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
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
則未加用申錫蜜音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
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仍謚文正

中書左丞許公制

王惲

朕究觀世數灼見天心粵惟有不世出之君然後得
大有爲之士運符千載道濟一時中書左丞許衡爰
自師儒遂拜左相用之不惟不重學之不惟不深

一乃心執持苦節謀謨善斷精識造微既逢堯舜之
明用安社稷爲悅君聖臣直理明道尊庶幾夷夏之
安風以詩書之教衣冠萬國雍容叔孫之儀仁義一
家剴切魏徵之諫在中統至元之治有永淳貞觀之
風此其效焉功可忘耳而復養英材於國學齊七政
於璿璣白首南歸尚深北顧憂來立禱歎欷柱石之
衰人去鑑亡瀟洒風雲之契感時懷德想像其人忍
惜卹章俾䟽身後可贈某官某謚尚期窀穸不昧欽
承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

酒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追封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敕撰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敕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大夫兼

經筵官臣尚師簡奉敕篆額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
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

數聖人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
挺之材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
以來數君子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
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
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三
年為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
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
上皇帝敕詞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
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
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為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有唐

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爲臣而推本世祖之爲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真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泰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竒之謂其識趣非常佗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日

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飢渴而精彊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鈔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爲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酉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

洛求第術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與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伎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辯探幽析微詣者惛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北教授

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今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雁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爲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于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數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爲太子太師竇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

曰禮師傳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今能
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
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爲國子祭酒竇爲
翰林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
告還河內旣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
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爲校以業來學及
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
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邊謂人曰時流皆欲輩
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
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

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
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
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
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
上京諮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
慶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
中書大要曰爲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
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
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
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

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
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馬請建尚書省
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爲中書左丞先生
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
有三宜辭一非勲舊二茂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
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事多讓先生辭
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闕還奏曰
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
近臣合刺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
合馬罔上不道事不報因致疾謝機務丞相難之

史中丞孛羅爲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
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尋
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
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
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被旨咸驛致
之以先生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爲教
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迪後學之方
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
成時自程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
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

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

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

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于私第之正寢易箚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于門商于塗農弔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歎四月乙

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奠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為高則喟然歎曰甚矣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

公卿人售攻取之略先生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爲慚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爲心學以孔孟爲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魚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

欲爲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旣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宮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已下有國家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占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

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爲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亨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太夫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

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貽後師遜師亨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迺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

右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
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寧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
適太禧院管句覃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
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
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公孫
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
錄行于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
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與幸幾失此
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
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

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與
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
用為烝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
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
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
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
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
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託諸言語
文字之間而已蓋自慎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

南
集
口
卷六
十一
惠
意

之緼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
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
其民爲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
以無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
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
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
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
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
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
大人慾淨盡天德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
著形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
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
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
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超然自
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
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
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紛爭先生處
之寧有是哉臣玄拜手稽首銘曰

世降邃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
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

爲仁肫肫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
屈蠖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惟天將啓之
朋來遠方以辯以問會融一貫氷釋理順世祖居潛
時號儒宗多士旣歸功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
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旣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
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軺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
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
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
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
不在宋平官盛旣稟公恥素飡敬事後食匪爲苟

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隳
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維聖有謨載範其驅
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興
爲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爲大與天罔墜
世祖繼天維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
有子有孫皇命作誅詒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
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
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昌初至懷慶府儒學還見一碑道側大書深刻

三百一十
曰大元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追封魏國公謚
文正許先生之里遂下輿以趨纒百步則公祠
也肅拜而後登祠三楹中肖公像道德之光儀
猶充然可挹公之遠孫倫時習業于官端凝朴
實先賢之後此固其可重歟因其相禮于謁祠
也示之詩禮庭殖殖見諸孫雅度依然似玉温
二百餘年遺澤在光風長滿里中門天順六年
八月既望劉昌在河北道書

清化鎮去河內四十里居民千餘家前臨沁水
後倚太行山麓引泉灌田疇樹藝豐美甚足也
昌至之日有父老數十輩來迎且云里中有文
廟昌遂趨謁則禮殿僅存殿中設

宣聖像四配十哲皆具門有三碑一已斷裂一剝
陔惟一可誦乃許文正公子師可為懷孟路總
管時所建昌因集里中子弟得警敏俊偉者百
人置兩師使讀書其中且戒其父老完繕其門
廡既踰年昌再至則煥然備矣又作講堂于殿
後以處其教者學者時昌所提學奚止百餘區
其庸俗吏雖督責猶視為迂緩弗加葺而清化

之父老纔一戒飭則完繕恐後文正公德化之
遠不益有徵於是哉三嘆景仰用記于籍成化
紀元之四月昌在脩武

昌脩河南郡邑志令郡邑小學師求山鐫野刻
悉錄之在河內得里社中廟學碑凡六七蓋當
時許文正公居河內鄉人化之其建廟學以事
教養者遂致多如此古謂賢者有益於人之國
家豈虛語哉昌拜手題于河北道廳壁

許文正公神道碑銘歐陽文公作碑高丈四五
廣六尺厚及廣之半四面皆刻文幾五千言以
世祖之明文正公之賢而得歐陽文公大手筆
以發之此皆曠世所甚難者蓋君聖或不得乎
臣臣之賢或不遇遇矣其功業在朝廷德澤在
民庶而作者或暗劣不能發其大以究其微使
其後偉之烈無以光史冊垂後世此則可慨也
而是碑既備矣不謂之三絕哉昌在周南驛書

遺書六卷大德十年安成尹蘇顯忠刻梓當時

已謂殘編斷簡多所失遺况昌所得者乃錄本
錄誤故重加訂定為五卷復以制詞神道
碑為附錄一卷其缺誤之無考者並用略去蓋
十之四云昌識

中州名賢文集卷六

中州名賢文集卷七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庵集

詩賦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額嘗折一杖
遺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
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
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
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內集

中州名賢文集卷七

一

湯

惠

寫

三百下九
或曰炎海之山玆木產焉金爲之聲石與其堅黽結
伐荷投諸瀧淵依君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
爲玄要出人爲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
之微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施蠟其膚市
者一濯已呈蒼枯背是黧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
受形其本初考也胡予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
山有衆其植斧取觀之內各異色樟柞稠文杜棗樹
赤檀栢柘黃蒲檉楫白與爾萬里遐裔絕域瀘鶴杉
紫儋黎沉褐罽賓鷄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
贖茲庶品之爛爛果孰漚以何澤況於兩間滋雨晷

風敷吐華耀爲白爲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
之欣心悅瞳問誰爲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
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感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
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
而爲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之婦士實雄黑
而赤雌始若悍而難馭終爲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
幽迺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邇譬只煬竈亦可闕彼
炎絕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爲煤必黔而緇因以曉夫
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黧又漫漶而爲黧又以信道
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歆金

三百七十三
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將
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醉面不溼赭而深黑示火色
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
足惑乎哉史鮪之孫其畏可象折而杖之奔走相餉
輟矛廬於猛士配几獲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
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爲匠必求同於
所異纔黑蛇之佛彷彿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
乘雲霧而騰往也

姚嗣輝南橙堂

彼橙有土性生植惟峨岷藥藥干雲姿才與樗散隣

五石過不脫煬夫取爲新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
一別十畝陰清溪俄幾春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
請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卑木惡何關人
不見樗里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
無以橙自期上孤明堂晨

寄暢紙父治中

欲聞真息耗無使梓撞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開
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遙憶牛頭寺思親日幾迴
輿病高崖道中作

後後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

瘡鬼偏凌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祇覺白頭新
舟達黃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花兼露白柳葉未霜紅
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綠松起蕪葭並竹長
深披豺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惋傷

感事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早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
取謗因讎惡貪權失丐閑此行雖鐵甲未足比慙顏

留別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難却魯陽暉不知此日公車
召又復何時野服歸花信正愁風胎蕩麥苗還喜雨
霏微分携江上休回首恐見檣烏作背飛

癸巳九日

去歲君山孤棹遊如今盡室石城州明年白髮桑榆
日何地青山萸菊秋客氣已為強弩末宦情空遶大
刀頭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韻時中

多君聞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驂騑終獨

步自前鷺鳥不群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尚
臘衣安得鑿坡同給札不妨首蒼對朝暉

別王良輔

只聞官罷尚荊州不謂相逢郢水秋如我避賢三退
舍與君爲客一登樓人才妄自金鳴冶世事從渠劍
刻舟明日分携武昌去應煩南夢到滄洲

黃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鱗萬里身不著圍人時騁
鴛天闊驕悍若爲馴

賞花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却謝病歸催不
起故園今見碧桃花

代言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
太祖爲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
睿宗仁孝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

計字三百令恩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降
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
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察八而蓋愆前人盡率部
衆歸命闕庭及闕闕出謀爲非覲未忍置理刑以輕
典與夫崇建大利上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
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 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
月五日奉玉冊王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
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
允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即位詔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 先帝事

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

順孝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
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
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 先帝奄棄天下勲戚
元老咸謂大寶之繩既有成命非與 前聖賓天而
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即
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
奉 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
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允尚書省誤國之臣

詩字三百二十八
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
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拯
治其可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允爾有
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
攸司無替朕命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
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
昔我

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
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
阻脩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讐夫豈
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親其宗親包荒
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驚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
獨異陛下授以

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
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闐寒冽之鄉不遠
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脩明法制簡拔果毅
均苦分勞解衣煖寒推食飫飢洗洗汔汔士氣日作
睿筭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

大北其羣虛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扭屢勝
 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
 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老倪纍纍群口百萬致茲救寧
 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 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
 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顛顛翹翹九圍一心極是
 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風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
 自親曾未旬決上尊 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
 政是先又舉 列聖未遑之典欽宗元祀玉瓚黃流
 薦裸太室還蹕龍興徘徊 太祖龍拚九旂勸金于
 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
 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下上立勞于軍
 與九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傳
 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魏惟天為大
 掛一漏萬并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
 徽稱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
 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
 嗣皇帝臣某臣伏思 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

予託其遺體顧踐丕基惟事 聖母養以天下何無
不有何欲不臻而降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
微忱酬大德也欽惟

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愛
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
義割恩縱史其行迨輒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
于佛乘尚憑陰隲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貺用昭旋
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策儲皇曾不再日掃
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救內訌往
歲鑿輅再輒五臺淨供大脩以畢夙願極心為臣天

燾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
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煦慈百倍為艱圖以報塞惟
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
上帝禋于 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儀天興
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 皇太后陛下慶躋
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曆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惟 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
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等路
兵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

字三百六十五个
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噴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可贈某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為選鋒迅與鷹揚號為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闔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為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即下令於轅門已折衝於尊祖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阡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履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弗永為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即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某官追

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臣為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襁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先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嶽魯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閩外賈勇善邊為

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效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迺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

圖之幅裂乘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紀群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涖頭瘁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為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于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木鱗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於臣鄰忠斯勸矣尚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妻扎刺而氏封王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

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
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
社雖曰睿筭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
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爲推忠翊運宣力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
扎刺而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
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媿德不及見夫丞相建希
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責
玄壤曷慰貞魂可封順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刺哈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人十能而已則千訂謀廟堂相一年
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
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
密院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刺
哈維昔開國之道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曾爲
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
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

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
 六軍善調護而長官師監纂脩以成國史如此重青
 皆所裕為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
 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縮銀艾者十人爾先辭
 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
 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為改作緇衣
 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亦烏未慙於周魯方歌功於
 清廟倏委魄於閭豈意少者沒而老者存益信神
 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漢北誓爾後均胙乎
 淇陽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束之高閣如矢左
 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
 贈封謚為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
 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妻啜思蠻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于今三年洪惟天地 祖宗之佑陰陽和
 平星緯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于群
 工凡嘗執政柄理者必追錫及于三世而伉儷之賢
 亦與嘉褒於戲是曠代之典也具官塔刺哈妻某毓
 秀朱邸作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垂
 範閨閣相厥夫子為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

內集

文長卷之二

三

湯

德

寫

三百五十八
中外文苑卷之
十一
保
懿被宗戚失此女師開吉壤於淇陽正邦君之顯位
服我新寵安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臣克厥艱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
眷予問義之人師實灌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
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無裕乃後昭文館大學士
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東平路工
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
禰死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嗣續
善詩禮之敦於以見平生曷統袴之習自夫其工之

謝吳公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大岡于千仞奉
先惟孝雖耆耄於禴祠也親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
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履在家而必聞惜
棄世於九齡負爲國之二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
乎故鄉衮寵即封用昭章於疑墓嘉誄以副殊渥罔
遺可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
謚莊慎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昔我

太祖皇帝之奮舉漠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昭德

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開府
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
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麗王
王暉深察機運舉國內嚮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
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孽僭
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于時冰
雪互寒饋餉不通而暉乃能供侍轉輸師皆宿飽軍
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
基立勲王室保民興邦莫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
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

其躋歟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
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
崇德報功法舉追祭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章
酬我舊勲同茲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曾祖母柳
氏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借名藩而臣
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韓保
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君之宗室率
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亦惟是三韓及祖宗而

臣之殆將百載厥父蓄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物既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昺移孝爲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脩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太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釐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於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選兵壓卵以泰山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

位未周於三紀而享年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八希有矧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旣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襟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魄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

三韓爲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溟之濱實享南面之樂由其先有功於

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世皇即公官

字三百四十一
吳 卷八 刑

而命離方穰青軒之桃李俄淒白露路於蕪茂眷懷懿
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皇姑安平公
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霄
明為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媿德卑服不矜其夫家
樂有娠賢茅土已績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苟
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曷彰尊屬於戲最他邦
之道里距北闕以五千移近甸之河山盡東秦其十
二明靈可作殊報是膺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
高麗王妃

銘辭

簡儀銘

儀昆侖六合外經緯度橫天常表帶三辰內循
黃赤道交其中四遊輝仰鈞籥允今改為皆析而異
繇能疏明無窒於視四流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依沓
下乃天常維北敬傾取軸祭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
亦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屬地平安加
以運所履錯勒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
兩綬闕距隨揆留遷欲知山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
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
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

內集
卷七
湯
惠
寫

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願攷
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
未與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蘊界厥義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
廣自倍也蒸深廣倍挈釜兌也振澗不洩繚以澮也
正位辨方日子卦也橫宿度中平也再也斜起南極
平釜鑿也小大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
極入地深四十六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川而
八時配山嶽加卦巽坤肉也以負縮竿子

從
度
山
谷
朝
宮

百
也
列
漏
光

薄蝕
耗
器
生
殺

也
奪
行
言
曰
北
之

亦可繫也極下

也
深
五
也
勤
宜

淺赤道

令
冰
猶
少
差
少
不
故
十

冬

行
蓋
也

一

以
明

疑者

尼
輩
也

非讓不

俟
然

昭聖代也泰山

類
也

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鐘銘

靈臺設於魏以尊元間大呂非其景勢曠善鼓手自
頁宮商良諧等金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一
昏一鳴一刻丁度存九圍一圍折柳樊黔首時

時饗殮日月如日相告斯三辰聽命循軌垣四

咸送寒暄萬勿

盈乾

獨治歷道此源

此

帝頌高義

四運會而元吉金之古慎莫

選誰代

中州名賢文表卷八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敬庵集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
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
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
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為廟
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敬於昭昭慶考亦足以慰靈

於公冥冥中

至六朝門閥在豈惟西成紀者

王西下威強雖兼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

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

少求從父死為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為考

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祀愛其

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

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瓊為逆有迹淄州

君獨從公馳圍瓊繫闔門獄中瓊誅得出上盡賜償

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

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於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而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為陣舟不可越乃乘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北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丁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院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瀾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圍都元帥麻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降興禽熊飛建

昌撫瑞吉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死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

汝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
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
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
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柁海
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
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
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
餘軍於塔子石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
圍崖山勢計窮蹙反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
海死獲其金璽其心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
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
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
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
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
為發廩賑之所活為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
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
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
航海將奔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
天長儲穀待賊敘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
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

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恩明
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為
戶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
公之命始下王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
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
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空方擊兩王閩廣
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
始克銜哀摧慟屢絕且泣謂所從曰為我語諸昆弟
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
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

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
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
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
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
矣始發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
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
軍萬戶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
萬戶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
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
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

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旣相亦
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
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
溥歷旣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
王孫始甲徂東自西溜水幽幽束楚之流曰職不豐
猶監一州有茲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
從父奔告帝嘉為心廼陟潛沉寢向用公泱泱漢水
南紀所恃為池襄陽金湯陸陸公將萬夫長圍四禩
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

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
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閩四年
崖山翦克血其疆鯢南海無波廐馬訶亦其資如何
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二千里
陰翕陽施賞刑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僭歸佐皇子
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溜而漢由江而海
其涉日深蜚聲日大叢爾南夷曰尺箠笞徃勝者家
輕於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
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旣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

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鬪比死冠纓不顛
裹韞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廼今還歸
粉篆丹旃北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
黼衣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簞簞維時
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
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我我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長春官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 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
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孛蘭弓奏輔元履道玄

逸真人臣張志西滄言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為全
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贊金之十
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柰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
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
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
治國慈儉清靜以脩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
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
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
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為大長
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

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寔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衆智驅群雄謀而闢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僭忒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槁非囿夫祝棗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正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為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為

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絕糧於莽闡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凜裹戰豚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為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鑊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至

於義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

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為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漢其群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立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為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官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植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

志坦初志誠不一言焉及僊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
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為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為壇
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
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逕致之
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為壇其後壇之
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為國與民介社導和
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為醮祠
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
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錄科範
不涉釋言者在祈聽為言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
命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掘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
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
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
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
餘丘氏之學熄矣陛下嘘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
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
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
嗣教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疇至恩其
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為陛下祈永永萬年當
何如也臣憊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剗平下土既奠南邦
 西陲未疆廼鼓廼楫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
 萬國弱草剛風斯技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
 确确其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黃吳尚友
 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
 年已徂推瀝厥腎腸為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
 維帝乎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于訓史書虎符寵綏
 爾書誕告凡為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
 即名而官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子
 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已

有感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
 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
 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
 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拜稽首三祖之功
 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
 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願
 延整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
 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允弦王相
 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

內集
 湯
 惠
 寫

驛致安西王教于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于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為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求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為師而小之又虞衆後顓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饗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于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取學士劉慈書徵士蕭顛篆額燧敬受而

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丞林立教不足徵而燧之命寔繇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為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漜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為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齋咨嘖嘖以為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撻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棊錯

於是間者靡不與金籠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磔
竭蹶如恐于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子奪威
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
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
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
成皆聽為官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
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
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
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為
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

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君稽諸地志寔
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
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譌畧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
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澤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
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
為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
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驛三易寒暑夫既久
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
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
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

四百八十一
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
遠之宮而弗違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
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求祈年
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為
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媿
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
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為
佛氏之言如佛亦眎是忠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
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
川華之為徽寔王封內徽祠之門揭為宣整則表寺

之名莫延釐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
雕楹繪墻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
靜供之脩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為其言
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
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祖連出繼並馳有如今王
於規則懿制地千里規為時寺願指其相展若易然
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畧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
勅建道 帝師京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
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

王年斯千為磐石宗以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
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裸太室乃慨然曰予曾
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
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誅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
皇帝琢玉寶用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
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為子遠之為孫其孝以慈可
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群臣

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踐踰躬擐甲冑北寇底
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
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
旅而南大建寶利憑依佛乘上為往聖薦福冥冥慈
闡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匪有求年
千世百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鑿輅親
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闐闐得是吉卜勅行工
曹甃其外垣為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
左右為閣樓其四隅大殿孤峙為制正方四出翼室
文石席之玉石為臺黃金為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

皆範金為席臺及跌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
 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為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壞題
 椀楠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費筭楮檻衡縱捍陛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
 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為僧居方丈之南建為行宇
 屬之後殿庫廡庖福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
 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
 餼申維為此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
 成為如此寺行八割以日三三日八日六慶贊

將徧賚工此意三日帝以孝諱群臣進

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
 朝稱天諒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
 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
 乃職罷行工曹入于留鑰曰凡脩營石木陶繪百工
 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為
 則易為力而程蚤集矣且勅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
 闕天子以四海為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
 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
 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鬼鬼猶

李三百八十四
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
籟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
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
矧建大利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為往聖今
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
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
必甚憚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為賴哉臣燧載拜稽首
為之頌曰

鈞之為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
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為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福
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善人之身正氣周流
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
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
汝徃敦匠易衣寒暑飢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
垂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元所志有銜未究
其在傳次乃勅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
佛宇勅為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徃矣
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
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為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嘗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夜榮榮茹荼與蓼上以慰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勸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十之關政于家則曰子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順考陟

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于天維絕於地急變秋也徐為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為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乘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于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焉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焉而羹息焉而膺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咎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薄臧獲數千指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

內集 卷八 皇朝通志 卷八

僊撤是獻屋為殿三楹事佛安靈以盡孝思由前順
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
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
事奪之殄殲大憲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
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
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
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
可不為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
門為殿七楹後為二堂行宇屬之中建殿堂東偏仍
故殿少西疊甃為塔又西再為塔殿與之角峙自門

庶以周之為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
廡通海會市為列肆月收僦贏寺須是資大抵撫擬
大帝所為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陞祀之
崇題窳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
民一夫皆傭工為之其費一出官帑既其落止淨供
之脩薦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
崇報必反而酬陰隲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
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衷其大則天其威
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聖
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

請礪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滌氏之言為書數千卷博大閱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為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劇劇其廡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于幽於我裕聖報德是求惟我裕聖為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天位昇據其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宮居深

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為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為以天下為誰專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中州名賢表卷八

中州名賢表卷八

中州名賢文表卷九

中州名賢文表卷九

姑蘇劉昌 欽謨

姚文公 牧庵集

記序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二十年
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
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
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

湯 惠 宣

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上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修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也

以闕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眎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

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

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

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

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
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
宣帝封鄴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
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
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
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
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日子路欲
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歎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
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
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

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
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
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
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
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
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
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
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
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

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
祀無繇歲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
為傳矣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
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
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
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
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
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
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
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

而擇貴臣圖其上並背今人之說而冠以先賢之名
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其也是其也未見其起
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
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
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
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
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
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
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
首之以比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

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
 中官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
 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
 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
 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
 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
 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滄汴注
 之擬魯頌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撐
 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
 成某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蓋祖

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闕闕都高某副
 王沈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
 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
 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後學文之力而篤志於
 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牧夫化民成俗之
 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
 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千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
 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

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
 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剛作實出
 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
 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
 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
 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肅政
 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
 廟為延燒總管是道者故與屯希魯將復之俾計吏
 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羸者
 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為尼又得萬緡

委材集工賁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後而糾
 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其姚其李庭詠郭貫凡
 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
 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侶之故
 曰玉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
 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
 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可甲
 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
 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
 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

四百一十
中州文苑卷之九
一
善
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
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汚隆國
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
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
哉地以求之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
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
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
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
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
流之所近薄脩明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為黔

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
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
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
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
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
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
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
也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
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

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
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
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
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
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
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
長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

衙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
之故事也怯烈勗寔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繇祖
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
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寔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
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歛是一軍之祿買
田為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閱
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
必有所箴警言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
觀德繇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為
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為告之

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鬼鬼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全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知夫鑑也明足以燭浪髮塵棄之久或步仞而下

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安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梁執袴之子制外閭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脩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鷺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

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摺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翽有舉偃籌有竒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饌有豐糾過有升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者或取耻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

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負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

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
 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
 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
 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
 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
 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
 自事藩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
 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
 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
 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

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
 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
 還公于軍其辭若曰晝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
 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
 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薨有今贈
 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
 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丞行省
 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
 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

內

集

中州文苑卷二

卷二

吳

吳

州

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畫訪而久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羨必文為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為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鳧鳧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為堂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

公字柔明以至元一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蜀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北南三陸之使寇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贊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

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為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竒峰絕巘為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阨然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足

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阨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蓋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羲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為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為人臣使不

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為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鍾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雋

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竒其才沐其愛而但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兔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

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為僭而校官劉君德基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

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魏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九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

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微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

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

三百七十六
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
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
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正子之異豈不於統大
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韙者度不可以
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有
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
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
阡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

受詔凡儒服挂倂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
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
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
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
斲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
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
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湏吏蹈水未入也公曰果
天不生君與眾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
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
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

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

魑魅徑

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平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子能序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脩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

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遠史學讀三落落竒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竒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竒傑士之恒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

字三十七个
中州文集卷九
本中刊
為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為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况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為忘不加進者弛而為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履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為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

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平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為物人或睹之猶為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為通易暗為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頌其歸而見告

字三百七十七
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為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

人之能者余揆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不欲遽相弁笑姑為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耻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

年四百
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
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
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
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
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
也有級而不逮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
以失之為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
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
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

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
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
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
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蒞民既為循吏持憲既
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為
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為
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則可由莫已知而
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為失人矣
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叙以問之至元丁亥
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夫九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授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負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

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黑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為為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

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
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
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
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
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
視吾縫掖以為言闊事情而不適為用者恃其能此
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
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
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
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與

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
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
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
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
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
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
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
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

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甲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竒蓋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入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

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揚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

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
 牢寂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
 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謹者惟承顏亭一焉而
 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
 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
 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
 為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
 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
 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
 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

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
 也嗚呼往者既然况來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况
 大此倍蓰十百者邪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
 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
 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侏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
 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
 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
 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
 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
 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故

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酬
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甲州名賢文表卷九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
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
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
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已
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

內集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

湯

惠

寫

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百人礱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邀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

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警效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廷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於為監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䟽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坐群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

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
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
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
混淆刑賞僭差陽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
身脩行反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
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
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
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
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塋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
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
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
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為
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
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
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
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
敏脩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敦教
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

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為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
 轉而奉常禮文斯網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
 為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
 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
 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
 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
 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
 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

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
 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內劉
 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
 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
 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
 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
 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
 鄔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
 國史院編脩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
 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以刑

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為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馬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

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

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囂然先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練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

備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技淡擲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荅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由

佳示

四少元卷一

六

湯

惠

寫

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白
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
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武安君
賜死社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
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
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
力不本耶耕播之教况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
聽者毛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
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
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
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阡隅
千祀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至大庚戌鄒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
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
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
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
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
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

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郇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祠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懷之為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且

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愍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季惟宥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惟懷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

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况復有孫
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
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
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
塋真鄉二子珪瑁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
瑁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
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
蕭大夫王恚欲阮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以

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
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
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
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龍收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
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
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
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施民散最號弗治求
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置安撫司後邢易為順
德升州為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妥與
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臣苗

曾為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
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道提
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
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
田朱固鄉不返塋飛狐即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
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
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
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
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
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

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
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
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
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
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
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雋州都督文獻公
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
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
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

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
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
彝秉衷女適焦簡周其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
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
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
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
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越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
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斯瘞
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
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
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
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
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為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
吾先人魂遊徜徉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
為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挈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
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
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魏氏麟唐相知古

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為今弘之順聖遠有
 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去年生通奉大夫餘慶通
 奉生堯荅館酒使子貞堯荅為皇甄官署令君諱免
 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王特賜及策第特賜生
 思廉即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脩撰必復可
 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縣堯荅弟濟德夫夫參知政
 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
 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堯荅及子隴石令景
 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二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
 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實

平不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蓋民不苛之入副堂厨
 庫又為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
 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
 高氏七男笏玳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侍郎
 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脩撰今謚靖肅公與
 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玠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
 監豐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荆
 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
 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
 粟為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

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業西敷其進情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脩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獵易剗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梟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梟及其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

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魯鉅鹿輔政茲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嗇為報將待夫後

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副為使入為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疑疑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應言又仁厥之祀脩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脩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膺膺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揚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

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各行祕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獲橫經入問為

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庸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遂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為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察興存二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

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玩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

益深平居詎於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衾衾必縛䟽衰餐粥悲憂為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相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

一年儲皇不教中書故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遺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弟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

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

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

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室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畧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為歲積歲為世必於曆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為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問以

平朔又為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為四
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
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
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
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
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
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
儲皇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
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
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

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
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
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
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
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
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顛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
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
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
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闡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

四百个
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
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鑑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

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篚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

此集
湯
康
寫

三百八十八
里德焉三子寅其胃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
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
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
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於明命
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
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
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部令聞之延已徹宸黠
東帛彘彘音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
倅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

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喙紛糾汝折衷之
其從誰某九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
丹衷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實以友儲后曰今
識治黃者惟汝為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
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
無我樵標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一百廿个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

十一

善中刊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



